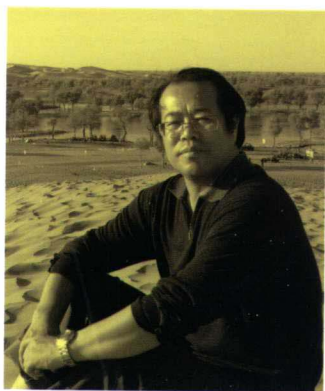




苜蓿花开时

MU XU HUA KAI SHI

董立勃◎著

荒原戈壁的苍凉天地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爱恨纠缠，善恶较量生死冲突，传达出的情感和思想丰富而又深刻。



苜蓿花开时

MU XU HUA KAI SHI

董立勃◎著

荒原戈壁的苍凉天地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爱恨纠缠，善恶较量生死冲突，传达出的情感和思想丰富而又深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苜蓿花开时 / 董立勃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 1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7-5468-0667-9

I. ①苜… II. ①董…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8472号

苜蓿花开时

董立勃 著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靳莉

封面设计: 三合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三河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20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68-0667-9

定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鲁院何以成为“作家的摇篮，文学的殿堂”？

（代序）

白 描

鲁院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忙碌着。作为鲁院一名工作人员，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学员们“来了，去了；去了，来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又一拨。时光像沙漏一样，我的年华在他们身上流淌而去。我思索过如此存在的意义，有时也发出质疑。但最终明白，我属于他们。他们充实了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拓展了我的价值疆域。我把心交给他们，愿意把灵魂敞露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呼吸牵动着我的心率，他们对你寄予期望，你同时也把期望寄予他们。他们会让你感到惊喜、骄傲，当然你也不能让他们失望。这样想后，即刻释然，不再为个人计划中的某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延宕或者放弃懊丧。而一切付出也是有回报的，我的人生行囊里，装进了他们的礼物，是从别处不可能得到的礼物，那就是师生的感情。每当他们即将离去，每当与离去的他们重逢的时候，来自于他们的那份滚烫的对母校和老师的感念之情，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我知道我不属于他们。他们属于蓝天，属于大海，他们将驰骋于无边的草原和广袤的山川大地，他们属于未来。我呢，仍将像枚陀螺一样，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兜圈子。还有生命的规律，大路在他们面前一直延伸，看不到尽头，因为他们年轻；而我，已经看清了前面的景观，因为我不再年轻。我只能陪伴他们同行一段，而后，路就由他们自己走了。但是，我仍要为他们祝福，我的祝福直达永远。”

这里写的是我的真实感情，也是我对自己的交代。

我们是以个体的身份定位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名字，但在学员眼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名、官名，那就是“鲁院”，我们出现在学员面前，代表的是鲁院的形象，同时，我们还是一条纽带，一座桥梁，联系着学员与党和政府。鲁院工作无小事，高研班工作无小事，任何一个培训班的工作都无小事，从教学，到管理，到服务，从院长、老师，到做饭的大师傅、打扫房间的服务员，是一个整体结构上的链条，这个链条正常出色运转，学员不光会给我们打高分，还会感恩党和政府，相反，哪个环节出问题，不光会影响到学员对鲁院的看法，进而会影响到对党和政府的看法。我们举办的“80后”作家班、网络作家班、少数民族作家班，都印证了这一点。

每一届高研班，每一个培训班，我们都精心设计安排课程，认真组织实施教学计划，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教学体系，但我常常在问这样一个问题，鲁院教学灵魂性的东西是什么？学员们的期待与我们的给予能否统一？我们将把他们送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客观讲，学员们更多想的是得到知识和信息，学习方法和技巧，在这些方面，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学员的要求，但这不是我们教学的全部，更不是我们教学的灵魂，灵魂性的工作是丰富和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夯实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建设，这就是人格建设，是为何写、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个工作必须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管理与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当然，不是生硬地灌输，而要以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来进行。比如我们安排的国情与时政课程，请有关领导和各方面专家来校讲授，不是高台教化，而是客观介绍情况，交流认识和看法，学员们很容易接受，他们过去习惯站在本地区、本民族立场，站在个人立场看待问题，现在却能站在全局，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来理解我们的国情、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我们的大文化课和文学课，通过对文化视野的拓展，对文学艺术普遍性规律和主流经典作品意义的分析介绍，让学员们自然建立价值评判标准，自觉走向主流文化、主流文学。要引导学员走正经路，做正派人，写正道作品；面对文学事业，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大境界、最好还有大手笔；起码要建立起四个基本意识：大众意识、祖国意识、使命意识、经典意识。——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学员的

最主要的东西。如果只传递给学员知识和信息,只教会他们技巧和方法,那只能培养出写手,而培养不出伟大的作家。

鲁院历史上出现三个辉煌时期: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20世纪80年代、21世纪高研班,也就是现在。2007年底,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拍摄“鲁七”片子时,很多人认为鲁院的辉煌已经到了顶点,觉得高研班往下非常难办了,可是一直到今天,这种非常好的势头还在延续着。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创辉煌。“传承、创造、担当、超越”,鲁院的校训,应该是激励我们每位学员不断前行的动力,也应该成为不断激励鲁院每位工作人员不断前行的动力。

欣闻以鲁二期为重点出版鲁院“恰同学芳华”丛书,这是件好事,这套丛书除集结了鲁二期学员的作品外,也涵盖了一些其他班级学员,可一窥概貌。这个班的学员们大多都是从事编辑工作的,学员们也都比较成熟,许多学员今天已走上了各省市文联作协系统的领导岗位,创作上的成就也颇丰。在他们班进院十周年、鲁院二十期之际,出版这套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在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将曾总结鲁院工作的文章,摘要修改,代为序。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C 目录 Contents

广 场	001
杀 瓜	007
马刀和箫	020
老步枪	037
某 日	052
苜蓿花开时	064
兄 弟	078
见义勇为	093
阿 春	106
与白菜相关的某些事	122
玻璃杯	138
窗 子	149
以前和以后	164
怀念一把刀子	178
编 后	195

广场

关于那一天的另一件事，各位大约从报纸的文字里电视的画面上以及广播的声响中，都详略不同的知道了，并多少会留下印象的。因为这样的事不是常有的，也就是说，某一日，你正在大街上逛荡或者在广场的花园里散步，迎着你突然走来一个人，是你极崇拜或者说是敬重的一位大人物，并且很和蔼可亲地与你唠起家常。当然不一会人群就像浪潮一样涌来。会把你从这大人物身边挤开，但你已经获得的幸福感受会使你不去计较，你会时常对别人说起这偶然的相遇。你会刻骨铭心永远也不会记忘记。你肯定会到处给别人讲这件事，而且还会得到大家的羡慕。因为你的这几分钟的经历，是百分之九十八的人一辈子也不能得到的。他们只能在事后大大后悔一番，恨自己那一天的那一个时刻，怎么不上街到广场花园去呢。是的，在面对报纸电视和广播时，他们这样想了。这是一种纯洁高尚的爱戴之情。不可缺少的民心。说到这，可以简单把那一天的另一件事概括为：与市民一同在广场散步。这是报纸的一条富有新意的标题。另一件事叙述到此，因为各位都已通过各种媒体了解了。

之所以提到另一件事，只不过为使这件事的叙述更清楚些，更容易进入一件简单故事的深处，在里面逗留片刻目的是让你多知道一点，而又绝不会伤害到身心健康。如果你没有什么紧要事急着干，不妨读读以下几乎没有一点诗情画意的文字。我敢保证这是一件你不知道的事。尽管它是和你知道的那件事是同时发生的，并且相距不超过 500 米。这件事至今仍作为密封存在有关机关的档案里，并被极少数的一些人藏在

心里，打算到死也不会告诉别人。因为他们全是组织铁一般纪律的执行者。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一个男人（他身上没有工作证和其他身份证明），无疑是和我们生活在同一年代的。当那一天的太阳离开地平线，把我们也拉进温暖明亮的时辰的同时，他也寻到了进入市中心的街道。

尽管他也踏在砖砌的漂亮的人行道上，呼吸着混有玫瑰花香的气流，甚至有时会被上班人群的潮水淹没（他总是赶忙挤出人群贴着楼的墙壁走）。但人们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并不是这座城市的居民，这里的任何一册户口簿上都不会写着他的名字。

区别是明显的。他酱紫色的皮肤，不是荒漠的骄阳和风暴不能吹晒成。又粗又硬的头发和胡子，像一根根黑色的刺，乱七八糟地带着怒气耸立着，他宽厚显得笨重的身躯，无不透露着未加驯化的野气。最能表明他的身份的是他的装束。不错，眼下是时兴穿皮子衣服，但那是经过加工变得亮和柔软的高档衣装，可他穿的皮衣像是刚从牛羊身上剥下来后，就套在身上了（几个上学的小姑娘，远远看见他，忙拐了个弯，从另一条路往学校走去）。

不是城里的人可以肯定。是从遥远偏僻的荒原来也能让人信。不妨由此推论，他可能是赶了一群马或一群羊，送到畜产加工公司的屠宰场，或许马儿要送到新竣工的“娱乐世界”去，听说其中有一项赛马节目。从他那遮风挡雨并且能躲避曝晒的装束看，这推论不无道理。当然也不能否认，他什么事也没有，只是在荒原呆得不耐烦了，想到大城市来开开眼界，这么着他就走到公路上，拦了一辆班车就走进了一座他就早就听说过的城市。

（关于他进城要干什么的另一个判断，是在这件事发生以后得出的。这个判断从根本上改变了他行为的性质，他的明显的特征被认为是假象，他是带有一个震惊世界的阴谋在这一日这一个地方出现的。别以为这是荒诞的故弄玄虚，难道生活不总是让我们常常因为意料之外而目瞪口呆吗。）

请继续往下读——

尽管他显得与众不同。不过我们的素有教养的居民，并没有对他无礼地注视，只是淡淡地一瞥便去做自己的事了。因而他没有感到什么不自在。他的嘴巴半张着，把自以为新奇的事物往眼帘里收。一直走到人个繁华的十字路口（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正处在命运的转折关头）。他本来是想穿过马路走到前边那个很像毡房的建筑前，因为它的圆顶像是镀了金一样放射着灿烂光华。但大小车辆像小河一样不间断地流，他实在不知道怎样才能跨过去。于是他走的路与刚才走的路成了九十度夹角。这个转折，是一个和他命运相关的转折。

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走了多远（他没有想），蓦地，他的视野开阔了，楼房一下子变远，眼前出现了一片烂漫的花草（大约他想起了夏季的牧场）。望了一会，他才看见花草间站了许多人，并且人都在朝一个地方移动，那个地方已聚了黑压压一片人，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他感到了身边的行人也在改换脚步，朝那个地方涌去，他们脸上惊喜的表情让他明白那边的事一定不平常。至少他去看看不是多余的。

（长满花草的广场上正发生的那件吸引着人们涌去的事，因为后来有了详细报道。这里不再叙述。）

他在走向人群时步子是不快的，不断有人超到他的前面。不是他走不快，主要是他不习惯水泥地面。其实他也想快一点到达广场中心。就在这个时候，就在他要跨过一道低矮的漆了红白两种颜色的铁栏杆时。双臂一下子摆不动了。这样他跨出的一只脚不得不收了回来。

还没等站稳，他的身子已转了个圈，变成脊背对着广场，对着他想去的那个地方了。他纳闷地朝两边看看。发现胳膊被两个壮实的年轻人捉住了。他们脸上没有表情，不像是在开玩笑。这使他越发得不明白了。他被眼前的事弄糊涂了。所以不由自主就被两个青年人推着，朝一片楼房走去。

虽然他是永远也不能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为了读者能够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还是有必要回过头重新交代一下的。

其实他刚走出街道看到广场的花草的同时，他就被站在一座灰色建筑物旁的三个男人看见了。确切说是他凶恶的面貌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三个男人衣装与其他行人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没有像其他人被广场中心的热闹吸引。当然还有些不同是绝密的，不然的话，他就有可能接近那人群了。而且成为亲眼见了一位大人物的少数幸运者之一。不过要埋怨他们三个男人也是不应该。他们的责任和权利，使得他们在看见他以后，不得不采取一些行动。三人中有一个年岁稍大，是这一特勤组的组长。是组长让俩年轻接近他。用一种新式的仪器发现了他带了金属物体之后，才抓住了他的胳膊。应该说这一切进行得既迅速又慎重，他们架着他时，与其说像是绑架，倒不如说更像是搀扶。他们逆着行人走向组长时，没有引起什么人注意。

（此时广场中心传来欢乐的笑语，更多的人涌过去……）

在组长鹰一般目光的逼射下，他的神情仍是茫然的，这使他显得更加迟钝愚笨。组长打量了他一会。绕到他的身后，掀开他的衣襟，明闪闪一把短刀露了出来。组长一个闪电般的动作，他几乎没有察觉到，那把短刀就握到了别人手中。

拿了刀，组长又绕到前面，在离他两米远的地方站下，开始仔细地端详这把刀。这是罕见的一把刀，刀柄镶着金子的星星，刀刃锋利，并且连一丝锈也没有，返出的光亮把看它的人眼睛都照花了。

如果此时，三个男人能注意一下他的脸，会发现他的神色焕发着怎样一种激动的光彩（也许引起了神圣的联想并且打算把这把刀好好对他们讲讲因为他发现他们都在注视这把刀），可惜他们对刀的兴趣超过了对他。是啊，找到了这把刀不能不说是一大收获。很多时候，他们的任务枯燥无味，可以说几乎从来没遇到过什么事。所以他们一直渴望有个机会，能让他们身手得到显示，并能因此得到一定的奖赏和提升。这把刀子让他们看到了一种美好的前景。

三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什么话都没说，就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了。现在他们一定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好好问问他，至少在没有弄清他的身份和这把刀以前，是不能放他的。于是，组长拿着刀在前面走。两个年轻的抓住他的胳膊跟在身后。说真的他们没有想把他怎样，连手铐都没有给他戴，他们经过严格训练出的身手，使他们并没有把他当成对手。

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前面停了一辆印有特殊标志的小轿车。广场

上发生的他们已看不见，但能听到不断传来的欢呼的声浪。于是小巷显得更加寂静。寂静得让他甚至觉得有点阴森森的。

应该说，事情糟就糟在他对小巷的这种感觉上，从刀落在组长手中起，他的目光便不曾从上面离开。一进入小巷感到的阴冷，迅速渗到内心，一个把自己也吓了一跳的念头随之冒出：他们是强盗，要抢走我这把刀。他们要把我带到这没有人的地方，是为了把我杀掉，然后坐着那车带着我的刀跑掉，不行，我死也不能让他们抢走我的刀（他真的把刀看得比生命重要）。

离小轿车还有十几米了。

他突然停住了脚，两个年轻人愣了一下。这瞬间，他双臂一甩，两个人被摔向一旁，其中一个碰到墙上，另一个倒在地上。走在前面的组长听到异常响动，刚要转身，只觉一阵风掠过，手心一凉，刀已被他抽走。两个年轻人从地上爬起来，想拦住他，可他像一头疯狂的野牛，一下子又把他们撞开，飞一般朝小巷口跑去。

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里，任何思考和判断都来不及完成。结果只好取决于习惯以及变成了本能的职业行为。年岁大一点的组长抽出手枪，双手紧握平平地举起，对助手喊了声闪开，话音未落，手已扣动了扳机（他这一举动使他获得了重大嘉奖和提升，他的机智和责任感证明他受之无愧）。

在离小巷口还有十几米他中了弹，枪声在小巷里回荡了许久，但没有传到广场上去，那里，人们正与一位大人物进行难得的欢聚，没有谁发现离此不远，有一个人正躺在自己的血泊里，这一颗子弹正穿过他的心脏，他没有一点挣扎就到了另一个世界。

只是他不能紧握着那把罕见的短刀了。

那把刀经过专家们的检验，确定了它是300年前锻制的。是一把价值难以确定的家传宝刀。按年代推算，它至少传了六代人了。可以想象它曾在荒野度过的日子和享有的荣誉：它一定杀死过许多凶猛的野兽，剥下兽皮做成衣服，割下大块的肉用火烤熟了充饥。它佩在汉子的腰间闪出神奇的光芒，为主人增添骁勇，赢得了多少姑娘野性的爱情。同样

为维护人格的尊严和正义的神圣，它也残酷地刺向邪恶和仇敌。痛饮过热的鲜血。若把它的经历写成书，一定是一本轰动今世传向后人的名著，只可惜因为一些发生的事，它只能作为秘密的见证，永远封存在某份档案里了。因为它的主人的性命可以说是被它断送了。

关于他，在小范围内曾引起过讨论。诸如他进城并来到广场是偶然还是有意；如果不开枪，他提刀冲入人群会发生怎样的后果一类问题，因全是假设，无实际意义，便不再赘述。

杀瓜

我们那个地方的人，要吃瓜了，不说吃瓜，也不说切瓜，而是说杀个瓜吧。也就是说，你要是在西瓜成熟的季节来我们这里，我一定会给你杀瓜吃的。

公路边上有一块西瓜地。瓜地的主人叫陈草。到了八月份，地里的瓜开始成熟。陈草就会在靠着瓜地的公路边搭一个草棚子。草棚子好搭，砍几根粗一点的树枝，再割些水渠边的苇子，拿绳子一捆，往土里稍扎一点，就可以搭成了。有了草棚子，陈草不再回家。不是不想回家，是没办法回了。西瓜熟了，放到地里，要是没有人看，人会来偷，牲畜也会来糟蹋。辛苦一年，全靠这两个多月，用西瓜换些钱。陈草人老实，挣的全是死钱。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在村子里，算是比较穷的人家。搭草棚子，不光是为了看瓜。还为了卖瓜。陈草每天在地里忙活，看哪个西瓜成熟了，会摘下来，放进瓜棚里。过往的车子，看到瓜棚，一些对西瓜有兴趣的人，会把车子停下来。走进瓜棚。有些人，只是口渴了，买上一个或者当场杀开了，吃个痛快。还有一些人，吃过了，还会多买一些，带回城里家里，给更多的人吃。还有一些瓜贩子，把车子停下来，会和陈草讨价还价，谈到了一个合适的价位上，就把瓜棚里的瓜全都买走。这是让陈草高兴的事。有时候，一堆瓜，可以卖上千把块钱。到了中午，老婆把饭送来。老婆让他吃饭，他让老婆吃瓜。吃过了饭，他会把卖瓜的钱，交给老婆。老婆也是个老实人，没什么本事，很本分。拿了钱，从不乱花，除了必须要买的，去买一点。剩下的，会全都存到银行去。女儿嫁出去了，嫁到另一个村子里。不再花家里的钱了。可儿子

还在上学，是在城里上。存下的钱，一年里种瓜挣的钱，给他一个人花还有些不够。差一点不够，去借一点，也不让儿子没钱花。老婆送来的饭，一次不吃完，会剩一个馒头。给老婆说，下午别来送饭了。老婆说，一个馒头吃不饱。陈草说，饿了，还有瓜。种瓜的人，真渴了，真饿了，会去吃瓜。瓜能解渴，也可以顶饱。陈草自己吃瓜，也会挑着吃。去挑那些裂了口子的，破了皮的。买瓜的人，买瓜时，会挑瓜的样子。样子不好看，买瓜的人会不买。卖不掉的瓜，不会扔掉。陈草会自己吃。有时吃多了，实在吃不下了，也会硬撑着吃。好在西瓜消化得快，吃得再饱，撒一泡尿，拉一泡屎，肚子就不会胀得难受了。

好了，关于卖瓜买瓜吃瓜的事说得够多了，再说下去，你一定会以为这只是关于西瓜的故事。陈草种了二十年的西瓜了，如果你真的要问他，有什么故事可以说一说，他会盯着你想上很长时间以后，朝着你慢慢地摇着头。不过，在过了今天以后，你再问他同样的话，他也许就不会摇头了。因为他马上要遇到的一件事，好像真的可以算是一个可以说说的故事了。

今天和昨天有什么不同吗？早上在瓜棚里睡醒的陈草，走出了瓜棚看着刚刚升起来的太阳，大口呼吸了几来自田野的空气，除了觉得没有了睡意，再没有觉出别的什么了。和往常一样走进了瓜地，顺着沟垄边走边看，一是看那些西瓜的藤蔓长势，看是不是缺水了，该浇水了，看是不是杂草多了，该锄一锄了。二是看那些已经长大的西瓜是不是熟了。快要熟的，会让它们再长几天，已经熟的，会走过去摘下来，放到沟垄里。一块地转完了，会拿起一个红柳条编的背篓，去把摘下来放在沟垄里的西瓜，往瓜棚里背。篓子的大小和体力的大小都有限，要背几十趟才能把熟的西瓜全都背到瓜棚里。瓜棚不大，把地里熟了的西瓜全堆进去后，差不多就堆满了。好在瓜棚的门是敞开的，陈草大部分时间都会坐在瓜棚门口，等着买瓜的人来。人让太阳多晒一会没事，摘下来的西瓜可不能多晒。晒热了，吃起来不好吃，也会坏得快。

柏油公路上来往的车子不多。不是一直不多，以前还是很多的。自从离柏油公路不远处修起了火车路和高速公路后，这条公路上的车子就少了下来。大家都说火车路和高速路好，可陈草从不说。他一年里几乎从不离开村子，不坐火车也不走高速路。他只知道柏油公路上的车子少

了以后，他的西瓜卖起来就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不容易是不容易，陈草的西瓜还是可以卖掉的。他种的西瓜一直不上化肥，在他这买过西瓜的人，好多人都会再来买他的西瓜，有些人年年都会来买，有些人不但年年都来买，还会一年来几次。这不，这一天到了中午时，陈草瓜棚里的西瓜，有一大半都卖掉了。这算不了什么，往常也是这样，只要不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他差不多都可以做到在一个上午卖掉这么多西瓜的。

只是有一个情况得说一下，不是所有卖掉的西瓜，都拿到了钱。其中有六个大西瓜，每个西瓜都有十来斤重，差不多有一百来斤吧。卖是卖掉了，却没有收到钱，他收到的只是一个白纸条子。纸条子上写着这样一些字，欠条，欠陈草西瓜钱六十五元。欠款人村委会。欠款人不叫村委会，他叫王大强。王大强是村委会主任，他说这个西瓜是村委会要用来招待上级来检查工作的干部。他让陈草挑最大的最甜的，还说用陈草的西瓜招待上级领导，是看得起陈草是陈草的光荣。村子里种西瓜的人家有十来户，王大强不去别人家拉西瓜，这些年他给陈草打的白条子，有上百张了。确实是因为陈草的西瓜又大又甜，当然陈草这个人还有一个好，那就是很懂事。王大强到他这里拿西瓜，陈草从没有说过不字，也没有脸子不好看过，更没有拿着他打的条子天天缠着他要过钱。他喜欢这样的村民，他让陈草当了村子里的模范村民，还把陈草家评为五好文明家庭。每年都会给陈草发个奖状，所以他去瓜棚里拿西瓜时，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

收了白条子后，王大强说有点渴，吃起了陈草为他刚杀开的一个瓜。陈草没有吃，他把王大强要的西瓜，用蛇皮袋子装起来，分三次搬到了王大强的车子里。

看到王大强的车子屁股冒着一股黑烟，跑得越来越远了，一直跑得没有了影子，陈草这才收起了目光，一只手伸进裤子口袋拿出了那张白条，摊开来看了一会。又折起来走进了瓜棚。棚子角落的一根树杈上挂了一个黑色的人造革的手提包，打开来拿出了一大沓白条子，这新的一张放了进去，又重新用橡皮筋绑好塞进了包里。不用数也知道一共有多少钱，没有事儿时数了好多遍了。这几年的白条子全部加起来，有五千多块了。这个数字对别人来说，也许不算个啥。村子里的富人，一年的收入多得可以十几万，几十万。可他不行，他顶多也是一万多块。要是

遇上个什么自然灾害，有时不但挣不到钱，还要倒贴进去种子钱和水电费。五千多块钱，有时比他一年的收成还要多。这些钱对他来说实在是很重要。不过再重要，他也不会为这个钱去给王大强闹。爹活着时，是个老党员，一直对他说，要听干部的话。王大强是村子里最大的干部，他不能不听王大强的话。他经常安慰自己，他是干部，他说会给的，一定是会给的，就让他先给保管着吧。怕给王大强留下不好的印象，也怕给干部找麻烦，上回儿子没钱交学费了，他宁愿厚着脸皮给邻居家借，也没有去找王大强，去把他欠自己的钱要回来。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想，这确实不是个西瓜的故事。不过，也不要把它想成一个干部打白条欺负村民的故事。这到底是个什么故事呢，再往下读，你也许就会有一点明白了。

王大强离开后大约有一个多小时，也就是下午三点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太阳还很高，射出的光线不但像刺一样，还像烧红的针一样。一辆来往乡镇之间的公共车在路边停了一下。路边没有人等车。看到车子停下来，陈草想着是不是司机渴了，要买西瓜吃。可他好象想错了。车子停下来以后，司机并没有下来，他只是把车门打开了，让一个人下了车。这个人一下车，那辆破烂的公共车马上就开走了。

这个人是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的男人，不过个子比他高一点，身板也比他壮实一些。他下了车后，朝四处看了看，看完了，把目光落到了瓜棚上。只看了一眼，他就从公路那边走了过来。走得很快，一会就走到了瓜棚跟前。看到他走过来，知道他是冲着瓜来的。陈草站起来，问他，要带走，还是现在吃。他看看陈草，没说话。走到瓜堆跟前。蹲下来，手在几个西瓜摸了一下后，把其中一个拿了起来。对陈草说，就它了。一看他挑的瓜，陈草就知道他是个行家。还有一点，他也和别人有些不一样。别人买瓜，看上了一个瓜后，会马上问一句，多少钱一斤？可他没有问。没有问，陈草也习惯性地说了句，零买一块五。他像没有听到，把那个瓜放到了木桌子上。陈草说，得称一下。他说，不称了，十块钱。陈草说，没那么多，也就是七八块钱。他说，找零钱麻烦。说着，拿起了桌子上的杀瓜刀。陈草说，我来吧。天天杀瓜，一把一尺长的刀，在陈草手里，只见刀光一阵乱闪，不到十秒钟，一个大西瓜就五分五裂，一牙牙地整齐地摆在了桌子上。可这个男人没有给陈草显示的